

李玉昆 书纬组 著

漓江出版社

岭南血花

LEUNG NAN XIE HUA

5

1247.5
3464

岭南血花

李玉

著

著

52.00



岭南血花
李玉昆 韦纬组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兴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02,9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9,200 册

ISBN 7-5407-0323-7/I·243

定价: 2.80 元

目 录

一	交际花一样的女记者却又是见义勇为的人	1
二	香港来的客人掩却了身上的刀光剑影	14
三	“猫是为了吃老鼠而生下来的吗？”	29
四	梨花带雨惹人怜	40
五	神秘的罗家园	45
六	军人不都是铁石心肠,也需要女人和爱情	54
七	三星俱乐部里的歌舞皇后	66
八	罗三小姐的内心独白	81
九	被征服了的少女之心	88
十	啊,青山——青秀山——情人之山	98
十一	在男人的世界里	112
十二	勇敢的少女痴情得象一盆火	125
十三	大陆龙蛇起	142

十四	女记者闯入了男人的世界	155
十五	白面书生竟是个实心的瓷人	170
十六	“特察里”的秘密	184
十七	藏龙卧虎待时飞	192
十八	无情的相思树	205
十九	观音阁下的黑影	212
二十	弄巧反拙	221
二一	十五的月亮	229
二二	在残月斜照的小楼上饮交杯酒	237
二三	鲜血染红了的稿子	247
二四	社会名流大主编为何当上了司令副官 ..	255
二五	乌云里透出了一片阳光	263
二六	无情剑对有情刀	277
二七	相思树下释恩仇	286

一 交际花一样的女记者 却又是见义勇为的人

黑沉沉的夜晚。

天上无月无星，江面上漆黑迷濛，似乎整个世界都睡熟了，只有一艘名叫“桂昌记”的轮船，象一匹疲惫不堪的老马，迎着早春三月的晚风，喘着粗气，在隆隆地鼓浪前进，沿着西江逆水而上。

船舱里的旅客，不管是躺着的，或者靠着椅子坐着的，一个个都在迷迷糊糊地沉睡中。

“呜——！”“桂昌记”突然发出了一声粗犷的汽笛声，打破了黑夜的宁静，在轮船前头不远处，出现了一片闪烁的灯光。

“贵县到了，要在贵县下船的旅客，请做好准备！”船上的伙计拿着铁皮制的喇叭筒，从船头的甲板上，一路向船尾喊了过去。

那些在睡意朦胧中的旅客，都被吵醒了，一些人揉着惺忪的睡眼，爬了起来，收拾行李，准备下船；另外一些人，把脖子一缩，将被单盖在头上，又再续残梦去了。

在三等舱靠近门口的铺位上，一个青年却睡不着了，他翻身爬了起来，靠着舱壁向舷窗外张望。

他发现轮船并没有停靠在码头上，而只是锚泊在江心，微微地鼓动着轮机，在等待着从岸边港口驶来的交通艇。他知道这是轮船为了节约时间，让港口把中途上船的旅客用一只小艇送来，再把下船的旅客接走。他再向远处看去，果然看见一条装着旅客的小艇，已向轮船划了过来。然而奇怪的是，另外还有一只较大的木船，也在向着轮船靠近，而且船上的人还打着手电筒，几道白光竟肆无忌惮地朝轮船上照来照去。

轮船上的水手都很气愤，便喝问道：“喂，你们是要干什么的？”

对方却不回答，只是把船直驶了过来。这时接送旅客的小艇已经靠上了轮船，正在上下着客人，那木船硬挤过来，眼看就要撞上小艇了。

“丢那妈，你们想撞船啊！”轮船上一个水手火了，抓起一条撑篙，准备顶住木船，其余的水手也纷纷操起撑竿，以防出事。

这时，从木船的船舱里钻出了一个军官，只见他身扎十字交叉的精神带，斜背着一支驳壳枪，双手叉腰破口大骂起来：“混蛋！你们都瞎了眼吗？不想活了是不是？”

轮船上的水手一下都怔住了，手上的撑篙便都缩了回来。那木船便靠在轮船边，军官一脚踏上了轮船，嘴里一边喊着：“你们的船老板呢，把他叫来！”

船老板早就站在船舷上，连忙上前说：“长官，这几个下人不懂事，请多多包涵，你有什么吩咐，请对在下的说吧。”

“你就是船老板？”军官把鼻子一哼，接着说：“我们这些弟兄奉命到南宁去，要搭你的船，你给方便一下吧。”

“这……”船老板面有难色，却又不知如何说好。

“这什么，军事第一，你懂不懂？”军官吼了一声。

“是，是。”船老板连连点头。

军官不再理会船老板，回头一挥手，吆喝了一声：“弟兄们，上！”

从木船船舱里，一下子钻出来十几名士兵，七手八脚地爬过船舷，登上轮船，拥入了船舱，把所有空着的铺位全占了，没有占着铺位的，便席地而坐，堵在过道里。

那军官走进船舱，又继续对船老板卖弄了一番：“现在的广西，是俞作柏、李明瑞的天下了，你懂吗？原先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统治广西，因为他们对抗蒋总司令，不服从南京政府，被俞作柏主席、李明瑞主任赶走了。蒋总司令让俞主席来主持广西军政。今后在广西是俞主席说了算，我们是奉俞主席的命令去的，谁要是敢碍手碍脚，我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经过一阵混乱，船上总算安静下来，人们各自缩在自己的铺位上，谁也不敢吭声。

那个原本倚着舷窗观望的青年，静静地观察着刚才发生的一切。看看天快亮了，他索性从铺位上爬了下来，向舱外走去。

他来到了船头左侧的甲板上，一阵阵湿润的江风迎面吹来，掀动着他蓬松的黑发，使他感到了格外的清爽，于是他便仰起脸来，尽情地享受着这种快意。他情不自禁地呼唤着自己的名字，暗暗地叨念着：“李南辉啊李南辉，你这到处浪迹漂泊的游子，再过一天就要见到你久别的故乡了！”

他的故乡，就在当时作为广西省会的南宁。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的少儿时代，也耗费了一段青春的韶光。一别数年，现在他又回到故乡的怀抱中来了。他凝望着黑夜里的

灯光，在寻觅着当年的足迹，计算着自己走过的路程，想象着别后家乡的旧貌新颜……

他本来是南宁信诚中学的学生。六年前，由于受到进步教师的启发，他和同班几个要好的同学，组织起一个读书小组，读社会发展史，读鲁迅、郭沫若的文学作品。每个星期都用一个晚上来交流心得。这引起了其他同学的兴趣，读书小组很快地发展到几十人的读书会，全校各个班级都有同学参加了活动，还请了那位曾经启发过李南辉的老师出来作辅导员。

事情惊动了信诚中学的训育主任黄中理。这是个思想反动的家伙。以前有两个毕业班的学生，因公开议论过他的不道德行为，他就给这两个学生核定为丁等操行，硬不发给毕业证书。现在看见一大群学生自行集会，他象是发现了洪水猛兽一样，竟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读书会没有经过校方批准，是非法组织，勒令停止活动，立即解散，并当场解雇了那位指导老师。

这样一来，引起了学生们的气愤，他们继续按规定的时间照常聚会，以示抗议。黄中理也被激怒了，给李南辉几个为首的同学记大过的处分，并声言再不听劝阻，即予开除。同学们便决定罢课静坐请愿，要求校长取消对同学的处分，恢复那位被解聘的教师的职务。

学校看到事情越闹越大，为了杀鸡儆猴，索性又开除了几个学生，其中就包括了李南辉，并请警察局派来了警察把罢课的学生驱散了。一些胆小的学生便屈服了，回到教室去上课，这次学潮算被平息了。

事后李南辉虽然再三向校长提出申诉，都遭到了断然拒绝，他就这样缀学了。由于他是背着个闹学潮被学校开除的

名，在南宁他已无法再读书。便下决心，咬着牙离开了南宁，辗转流徙，到了广州。后来进了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战争、广州暴动，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次他返回故乡，是接受了党的任务，由组织上派他回来的。他虽是本地人，但父母早已逝世，又别无亲友，加上外出了几年，认识他的人已经不多，而他又熟悉本地的情况，这是开展地下工作的有利条件。他的任务就是要到俞作柏的军队中去，进行教育、争取士兵的活动。刚才他听了那军官的一番谈吐，禁不住引起了不少思虑。他在考虑着即将开始的工作和新的战斗生活。

他站在船头上凭栏远眺着。在朦胧的曙色中，他觉得两岸的村舍、丛林和山峦，仿佛都是飘浮在流波上的物体，在时起时伏地向船后退去。而船上的轮机却在轰隆隆地吼叫着，推拥着船头，在江面上犁出了一道道雪白的浪花，载着他向远方驶去。

当他正在独自沉思的时候，忽然从他的背后传来了一个女人吟哦的声音。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李南辉忍不住回过头去看了一下，见一个女人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他的身后，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也正扶着船舷的栏杆，向着岸边眺望。

这女人身穿黑色香云纱长旗袍，外面罩了一件米黄色的羊毛短外套，约莫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但由于她体态匀称，面貌俊俏，加上嫩白的肌肤一衬，看上去显得更年轻一些。那女人见李南辉注视她，也并不回避，反而也眼眸流波，不住地向他瞟了过来，两只细长的眼睛里，显示出一种

迷人的魅力，弄得李南辉倒不好意思起来。

这时，天已经亮了，船舱里在睡意朦胧中的旅客们，带着几分的倦意，一个个挺起身子，陆续地从自己的铺位上爬起来，忙着漱洗和入厕。船上的茶房也跟着跑上跑下地忙碌着，有的端着铜面盆，有的拎着热水壶，来来往往地向旅客招呼着，兜售热水。船上的热水是论盆卖的，这是茶房和水手们借以赚取外快的一种方法。一个茶房拿着上面写着早餐名称和价目的“粉牌”（一块用铅粉写着白字的小黑板），在招揽生意，一边还吆喝着：“来啦，吃过早啦！有油香饼、油炸轨（油条）、艇仔粥、生煮鱼片粥……要食就买啦！”

那茶房走过李南辉身旁，还特意问了一声：“先生要吃过早吗？”李南辉答应道：“谢谢，我不饿！”

茶房正要走开，那女人却娇声地喊道：“伙计，早餐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

那茶房象唱歌似地又数了一遍。

那女人听罢轻蔑地笑了笑说：“就这些东西！人家南京到上海的长江轮上，中西茶点，应有尽有，想吃什么有什么！”

“对不起，小姐，要吃牛奶咖啡，只好到南宁去了。”茶房嘟囔了一句便走了。

李南辉听着她的话，便觉得这是个喜欢炫耀而又相当自傲的女人。接着又一想，大概她是从南京来的吧，她到南宁去干什么呢？由于一种好奇心的驱使，他便想借机了解一下这个女人。

其实，那个女人也正在留意着李南辉。她一清早走出船舱，就发现了这个身材修长挺拔的青年。他虽然穿着一身普

通的银灰色学生服，可是她那老练的眼光，却看到了从他那斯文的神态中，透出一股英武之气。她本想和他搭讪，却见他总是落落寡合的样子，便不由得感到有些扫兴。在她的心目中，凭她的长相和风韵，从来都是男人们艳羡的中心，如今这个青年竟是如此淡漠，她不禁气恼起来，便傲然地转过脸去，向着江上闲眺。

这时江面上有几个渔民，正驾着竹排捕鱼，竹排上兀立着几只长喙黑羽的鱼鹰，在扑扇着翅膀。

那女人看了一会，又觉得无聊起来，终于耐不住寂寞，回过头来对着李南辉装着无意地问道：“啊，那是什么鸟啊？”

李南辉见她发问，便也装作无意地说：“这种鸟叫做鱼鹰。”

女人又问：“鱼鹰？是鸬鹚吧？”

李南辉说：“对，也叫鸬鹚。”

女人说：“啊，早就听说鸬鹚是捕鱼的能手，原来是这么难看的样子。”

李南辉微微一笑道：“它样子虽然难看，却是渔民们的衣食父母呢。”

停了一会，那女人转地问道：“听先生的口音，象是南宁人吧？”

李南辉点了点头说：“听小姐说话，好象也是南宁口音呢。”

那女人笑了笑说：“也算是南宁人吧，可是离开这么多年，连白话都讲不好了。”

李南辉“哦”了一声说：“小姐原来是在外面得意啊！”

女人故作矜持地说：“得意什么，不过当个新闻记者混

饭吃罢了。”

李南辉说：“原来是个新闻记者。怪不得大清早起来就背宋词，好雅兴！”

那女人“哼”了一声说：“哪里是什么雅兴，昨天半夜那些当兵的上船，吵吵嚷嚷的，搅得人不得安宁，我只好起来了！”

“是啊，那个军官是太横蛮了一些。”李南辉应了一声。

“现在都已经是民国十八年了，他们还是这种作风，真不象话！”那女人仍是愤愤不平地说。

李南辉不愿和她多扯这些问题，便试探地问道：“小姐这次是从南京回来的吧？”

那女人怔了一下，有些吃惊地反问：“你怎么知道我是从南京来的？”

李南辉说：“刚才你不是说，从南京乘长江轮船到上海的吗？”

那女人“哦”了声，沉默了一会，忽然看着李南辉说道：“想不到你还是个有心人呢。”说着向李南辉作了个媚眼，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嫣然而狡黠地娇笑了一声，突然转过身去，翩若惊鸿地走进船舱里去了。

李南辉望着那个女人的背影，对她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感到有些纳闷。他一时还不能判断，这个自称为新闻记者，但却象个交际花那样的女人，究竟是个什么人？

第二天傍晚，“桂昌记”轮船在欢快的轮机声中，终于抵达了南宁——这个古称邕州的边疆城市，并且鸣响起靠岸的汽笛，徐徐地泊入了仓西门码头。

船上的旅客，或挑或扛，带着自己早就收拾好的行李，

抢着向岸上涌去。李南辉好在行李简单，他换了一套衣服，便随手拎着一只小皮箱，跟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后面，走下船去。

来到岸上，却见人头攒动，码头上的人纷纷伸长了脖子，向水中张望。李南辉心中好生奇怪，便问他身旁的人看什么。那人说了声“看金龟”，便又蹲下去聚精会神地向水底看去，再也不理他了。李南辉又问了好几个人，才弄清了原委。

原来，这天出版的《西江晚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是在仓西门码头底下发现了一只磨盘大的金龟，金铠金甲，目嵌珠宝，金光灿烂，并把发现的经过描写得曲折古怪，离奇万分，说谁能捞上来，便可据为己有，因此一时传说纷纭，全城哗然。好奇者和贪财者纷纷赶来，争以先睹为快，岂知看了半天，什么也没有看到，于是嬉笑怒骂，嚷成一片，有人骂报纸骗人，有人笑编辑得了神经病。

李南辉开始也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想了想，记起今天是四月一日，是西方的愚人节，大概是报社为了效颦西方风尚，竟编出了这一套谎话，导演了这一场闹剧。他暗暗感叹，这些欺骗民众的外国陋习，竟也传到这个边疆城市来了，而一些蒙昧无知的人，在糊里糊涂中受了愚弄，还不知道。他登上码头，穿过人群，正欲去找投宿过夜的地方，忽听人群中传来一个少女的叫声，他回头一看，却见这里围着一大圈人，象看耍把戏一样。待他再探头细看时，不禁一阵怒火涌上心头。

人圈里面，一个四十来岁的黑脸汉子，正在调戏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那黑汉身材魁梧，穿着一身鼻烟色纺绸唐装裤褂，敞着怀，露出了扎在腰间的一条宽皮带，对分的长头

发梳得贼亮，满是横肉的脸上，长了个尖削的鹰勾鼻子，一看就知道不象个善良之辈。再看那少女，白衣黑裙，短发齐耳，象个学生的样子。娇小的身材，与黑大汉正好成了鲜明对比。此刻她正两颊绯红，圆睁一双杏核似的大眼，怒视着面前的黑汉。

那黑汉涎着脸猥亵地笑着说：“小姑娘，别发火嘛，你不是来看金龟的吗，走吧，我给你找个金龟婿去！”说着伸手去拉那姑娘。

那姑娘吓得惊叫着连连后退，奇怪的是，那么多人围在那里，竟没有一个人敢作声，只是默默无言地看着，有的人还悄悄地走开了。

姑娘这时被黑汉逼至人群面前，她正欲转身，面前忽又闪过两个人来，挡住了她的去路。看样子，他们是黑汉的随从，腰里鼓突突的，似乎还带有枪，难怪人们敢怒不敢言了。李南辉看到这情况，知道再无人援救，这姑娘就很难脱离魔掌了。

他刚刚回到南宁，又负有重要使命，本不该惹事生非的，然而眼看着这姑娘处于危急之中，他怎能一走了之！一时间他顾不了许多便分开众人，挤入人圈去，一把拉着那姑娘便走。

那姑娘被戏弄得又急又气，正窘得要哭起来，骤然被人拉起便走，更是吓得大叫了一声：“你干什么？”并急得发狠地一搦，把手挣脱了。

李南辉灵机一动，马上叫了一声说：“表妹，是我呀！”

那姑娘听见这话，不禁一怔，她有些疑惑地望着李南辉，却说不出话来。

李南辉看出了她眼中的神情，便在她的胳膊上轻轻捏了

一下，示意她不要害怕，嘴里却说：“表妹，你不是来接我的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走吧，我们回家去。”一边拉着姑娘，便想挤出人群去。

那黑汉原是南宁一霸，人们都叫他“大天九”。他本名叫梁大狗，从小嗜赌成性，长大以后，更是狂嫖滥赌，整天混迹赌场。由于他最善推牌九，而且偷牌换子，手段高明，因此得了个大天九的绰号。后来他纠集了一帮流氓地痞，亡命之徒，专门逼良为娼，贩烟包赌，走私窝赃，干尽了坏事，并当上了本地青帮的把头，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就更加无法无天了。

这天傍晚，他到码头上来看金龟，遇见了这个姑娘，便动了垂涎之念，又欺她年轻幼稚，孤身一人，就想将她调戏一番，然后骗走。不想这姑娘却也厉害，竟然声张起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天九一看软的不行，干脆便想硬来，强拉姑娘跟他走。不料这时又半途杀出了个程咬金，冒出个姑娘的表哥来。他不免怔了一下，但眼看到手的肥肉，却被人从自己的鼻子底下带走，觉得很不甘心。

他看到李南辉只是个青年学生样子，便喊了一声：“喂，细佬，你想就这样走了！”

李南辉停住步，怒视了大天九一眼道：“你还要干什么？”

大天九“哼”了一声说：“干什么？这个女仔踩邋遢了我的鞋，我要她给我擦干净！”

“我几时踩过你的鞋？”那姑娘气得直想哭。

“你还讲没踩过，大家看看，她的脚印还在我的鞋上面呢。”大天九狡猾地狞笑着，故意抬起了脚，那脚上穿着一双广州董波记出品的高级礼服呢皮底的黑布鞋，可是那上面

连一点灰尘也没有。

李南辉冷笑了一声说：“你这样未免太过份了吧？”

“嘿，过份？我叫你这契弟来多管闲事！”大天九骂了一句，猝然一拳便打了过来。

原来大天九观颜察色，看出了李南辉并不真是那姑娘的表哥，便穷凶极恶地要置李南辉于死地。

李南辉急忙侧身一闪，避开了拳头，但却放开了那个姑娘。大天九那两个随从，便立即向她扑了过去。

围观的人一看动起武来，怕挨伤着，便“呼”的一下散开了。

这时忽听一个清脆的声音喊道：“住手，不准打人！”

众人掉头一齐看去，却见是一位女士，正气凛然地怒视着大天九。那两个大天九的随从也不觉地站住了。

李南辉却认出了她便是船上那位女记者。只见她对着大天九训斥道：“你们真不象话，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欺压妇女，还有没有王法了？”

大天九一看突然又冒出了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她那莺啼燕叱的声音，反而使他听呆了，这不是自动送上门来嘛。他竟一下子忘掉了李南辉和那个姑娘，瞪着一双色迷迷的眼睛慢慢地走了过去，一边说：“小姐，你说话真象唱歌一样好听，叫人喜欢极了，我请你到茶楼去饮杯茶，怎么样？赏个脸吧，小姐！”

大天九说着便伸出毛茸茸的手去，要拉那女记者，不料突然“啪”的一声脆响，脸上竟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大天九真是作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女人竟敢当众打他，这对他来说的确是生平第一次的奇耻大辱。他突然怒发如狂